



滴血

神刀

上

卧龙生 著

滴血神刀

卧龙生 著

(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闪电神刀	(1)
第二章	丧父之痛	(37)
第三章	虎落平阳	(78)
第四章	猛兽	(96)
第五章	铁公祠风波	(130)
第六章	风尘侠女	(156)
第七章	扮猪吃老虎	(200)
第八章	并骑相交	(236)
第九章	柳暗花明	(274)
第十章	临危救难	(340)
第十一章	虚实难辨	(358)
第十二章	闪电神刀	(406)
第十三章	夫妻永别	(437)
第十四章	救子	(462)
第十五章	黑凤凰	(529)
第十六章	奇人奇遇	(560)
第十七章	巧遇旧怨	(604)

第一章 闪电神刀

阴云低罩，烟草凄迷，蒙蒙细雨如丝。

两匹健马在这片荒郊旷野中拨草前驰，两匹马，清一色的蒙古种。

鞍上的人，两个中年壮汉，黑衣、黑风帽、都是上好的绸料，两个人腰间还挂着一把带鞘的长刀。

蒙蒙细雨不算大，可是这种雨最湿衣裳，两个中年壮汉的衣裳湿了，马身上也湿了，甚至都有了一颗颗晶莹的小水珠。

“娘的，”左边那个壮汉一甩马脸，满脸懊恼地骂：“这鬼地方，这种鬼天，今后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往这儿来。”

右边那个似乎阴沉些，也冷静些，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只听他冷冷说道：“有这一回就行了。”

左边那壮汉道：“奶奶的，他怎么偏住在这种鬼地方？”右边那个壮汉道：“险世高人嘛，他要是住在京畿一带，就用不着咱们跑这么远的路了，不是么？”

左边那壮汉道：“我就不懂咱们大领班，既然跑这么远的路到了这儿，干吗不一块儿来把事儿交待了不就结了么，偏偏让咱们俩先跑这一趟把李老头儿给叫去。”

“你懂什么，”右边那壮汉道：“这就是官架子，做官儿的没架子还行？怎么着也得摆上一摆，咱们的命不如人，就得比人家多跑趟腿明白了吧。”

左边那壮汉浓眉一掀，还待再说。

右边那壮汉马鞭往前一指道：“别抱怨了，到了！”

眼前是虎山脚，山脚下孤伶伶地座落着一明两暗三间茅草房子，围着一圈竹篱，上头爬满了紫藤花。

雨中的山色青翠，雨中的小花娇眼，雨中的竹篱茅舍也不带尘世一点烟火气。

可是两个黑衣壮汉没心情欣赏这个，也不是那种欣赏这个的人，左边壮汉一声：“他奶奶的，可到了！”

磕马挥鞭，一马当先窜了出去。

转眼工夫之后，两匹马一前一后驰到了竹篱前，左边壮汉子翻身下马，抬手一抹脸上的雨水，粗声粗气地吆喝道：“里头有人在么，出来一个。”

静悄悄的，没动静，听不见一点反应。

左边壮汉子浓眉一掀道：“我说里头的人都聋了么，给我出来一个？”

仍然没动静，没反应。

右边壮汉子冷笑一声道：“这倒好，那么老远冒着雨跑到这儿来，跑个空那才妙呢。”

左边壮汉子冷哼一声，走过去抬脚就要踹门。

竹篱右边突然绕过来个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一身白，顾长的身材，剑眉星目，英挺俊逸，脸色显得有点苍白，身子也显得有点虚弱，眉宇间透着一股子冷漠与阴沉，他绕过竹篱，一双冷峻目光便逼向左边壮汉子。

左边壮汉子一怔收回了腿，打量了年轻白衣客一眼，指指竹篱道：“你是……”

年轻白衣客道：“不错，你找谁？”

左边壮汉子道：“李辰，在么？”

年轻白衣客：“不在！”

左边壮汉子道：“那儿去了！”

年轻白衣客看了鞍上壮汉一眼道：“你们两个是……”

左边壮汉子道：“京里来的，明白了么？”

年轻白衣客脸色微微一变，转身又向篱后。

左边壮汉子一怔忙道：“喂，你等等。”

年轻白衣客跟没听见似的，很快地隐入了竹篱后。

左边壮汉子勃然色变，腾身扑了过去。

两个人绕过竹篱来到茅屋后，茅屋后就是山脚，紧挨着山脚下座落着两座坟，一座上头已然长满了草，另一座还是新土，坟前有香烛，还有一堆纸灰。

两座坟旁是新搭的一个草棚子，里头铺着一张草席，草席前是块平滑的大石头，正中央放本翻开的书，靠左是把带鞘的刀，破旧的黑木鞘，破旧的刀把，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恐怕扔在路上都没有人捡。

年轻白衣客就盘坐在石后那张草席上，目光落在面前那本书上，跟没看见两个人过来似的。

左边壮汉子一肚子火。绕过来便奔到草棚前，怒声喝道：“叫你等等，你聋了么？”

年轻白衣客连眼皮都没抬，冰冷说道：“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找的人不在。”

左边壮汉子道：“不在他总有个去处，总有个回来的时候。

只听他那同伴冷冷说道：“咱们来得不是时候，李老头儿去处是有，只怕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壮汉子转眼望向同位，他看见他那同伴一双目光投向山脚下，他忙跟着望了过去，现在他才看见，那座坟前新立的那方墓碑上写的是：“显考李公辰之墓。”

他怔住也，叫道：“李老头儿死了。”

霍地转过脸来问道：“李老头儿是你爹？”

年轻白衣客道：“不错。”

壮汉子道：“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年轻白衣客没说话。

壮汉子道：“我问你话你听见没有？”

年轻白衣客道：“那是我李家的事，跟你没关系，我犯不着告诉你。”

壮汉子脸色一变道：“就是李老头儿还活，他也不敢跟我这样说话。”

年轻白衣客道：“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壮汉子两眼凶光暴闪：“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看爷们是谁？”

挥起马鞭抽了过去。

年轻白衣客又眉一剔，两眼神光暴射，翻腕而起一抓抓住鞭梢，目中两道神光直逼壮汉子。

壮汉子抬另一只手就要去抓刀柄。

年轻白衣客神态倏敛，松了鞭梢儿冷冷道：“不要再来第二次了。”

壮汉子厉笑说道：“不要再来第二次了？我这口气还没出呢？”

他扬手又要挥鞭。

他那同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他身边，伸手拦住了他，道：“老刘，你是怎么了，咱们是奉命而来，把话传到了咱们的差事就算了，干吗在这儿跟他生气？”

姓刘的壮汉子道：“李老头儿已经死了，咱们把话传给鬼

姓刘的壮汉子冷冷道：“老胡，李老头是死了，可是他还有个儿子啊。”

姓刘的壮汉子缓缓垂下了手，狠狠望着年轻白衣客道：“你给我听着，我们大领班的现在正在十里铺，原是叫李老头儿去见他的，现在李老头既然已经死了，你就得跟我们去跑一趟。”

年轻白衣客冷然说道：“很抱歉，我孝服在身，不便出门，贵上又有什么事儿？”

姓刘的壮汉子脸上又变了色道：“老胡，你听听，这能给什么？”

姓胡的壮汉子双眉扬起，望着年轻白衣客冰冷说道：“李老头儿是个聪明人，你不应该太糊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越说越来劲儿，快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

年轻白衣客没说话。

姓胡的壮汉子道：“看在已经入了土的李老头儿份上，我叫你一声小兄弟。”

年轻白衣客突然道：“用不着这么客气，大内的‘血滴子’卫队我不敢高攀，要我出门可以，只要贵上能等，满了七七之后，我自会见他。”

姓刘的壮汉子暴叫一声道：“老胡，咱们那受过这个，京官也好，地方官也好，那一个见着咱们不得冲咱们递嘻嘻哈儿，你能忍我可忍不住了！”

话落腰刀出鞘，一翻腕便递到年轻白衣客面前，他还真够快的，接着道：“答我一句，你去是不去？”

年轻白衣客连眼皮都没抬，道：“我说过，希望你不要再

来第二次。”

姓刘的壮汉子两眼凶光一闪，翻刀劈下。

年轻白衣客左掌疾挥，石头上那把刀已抓在手中，顺着抓刀之势他反刀出鞘数寸，往上一举，当一声，姓刘的壮汉子一刀正砍在那刀背上，掌中刀被震得斜斜往上荡起，人也踉跄退了两三步。

姓胡的壮汉子脸色也不对了，他抬手就拔刀，只觉一阵冷风扑面，年轻白衣客那把刀已在他肩上，刀刃正挨着他的脖子。

年轻白衣客那把刀比一般的单刀薄些，但却比一般的单刀长了几寸，刀身雪亮而且透着一股子逼人的森冷。

姓胡的壮汉子陡然一惊，硬没敢动。

只听年轻白衣客冰冷说道：“听清楚我的话，现在没那么好心情，你们要自信能胜过我手里这把刀，尽管拔刀，要不然的话就给我马上走！”

他把刀收了回去。

可是他那双目光却跟他那把刀差不多。

姓胡的壮汉子神情一凛，心里发毛，急急往后退去。

年轻白衣客把刀入鞘，又缓缓坐下去。

姓胡的壮汉子恶狠狠的望着年轻白衣客，又抬手抓住了刀把，可是旋即他又松了刀把，手垂下去，道：“好，我这就回十里铺让我们大领班来见你。”

他转身走向坐骑，翻身上马抖缰驰去。

姓刘的壮汉子忙把佩刀入鞘，飞身上马，急急跟去！

年轻白衣客一双目光投向那座大新坟，神色为之一黯！



雨停了，这种雨不容易停。

太阳出来了不知道太阳能露在外头多久。

远处传来了一阵闷雷，震得地皮微微颤动。

年轻白衣客皱了皱眉。

这阵闷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到了眼前，竹篱那一边转过来九人九骑，后头八骑绕过竹篱一字排列，鞍上八名黑风髻，黑色劲装壮汉，每人腰里一把长刀，姓刘的跟生胡的也在其中。

前面健骑从头到尾一色雪白，鞍上是个腰佩 阴沉脸老者，也是黑劲装，黑风髻、目光锐利，而且森冷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内外双修的一流好手。

他停住马后先看那座新坟，然后目光转望在年轻白衣客脸上，冰冷开了口：“你就是李辰的儿子？”

年轻白衣客坐着没动，道：“不错。”

阴沉脸老者道：“李辰没你这么大胆，也没你这么大架子。”

年轻白衣客道：“你可曾问过贵属，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对我，你也应该知道这个礼数，七七未满，我不便出门。”

阴沉脸老者残眉了一剔，两眼寒芒也为之一闪：“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白衣客道：“李凌风。”

阴沉脸老者一怔：“江湖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李凌风？”

李凌风道：“据我所知李凌风只有一个。”

阴沉脸老者道：“这么说江湖上有‘神刀’之称的李凌风就是你？”

李凌风道：“我叫李凌风，可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外号，

也当不起！”

阴沉脸老者道：“没想到你就是李辰的儿子，怎么从来没听李辰提起过？”

李凌风缓缓说道：“我不孝，没听他老人家的话，没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跟在他老人家身边，所以早在十年前，他老人家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阴沉脸老者道：“你的意思是说早年他被江湖同道逼得无处容身，投郊官家的时候，曾经让你跟他一块去？”

李凌风道：“不错。”

阴沉脸老者道：“所以他认为你不孝，早在十年前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李凌风道：“是这样。”

阴沉脸老者道：“那你为什么还为他料理后事，为什么还为他服丧？”

李凌风道：“他不认我这个儿子，我并没有不认他是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没能尽到孝道，他老人家过了世，我总该尽尽人子之心意。”

阴沉脸老者道：“当初你没有听他话，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李凌风道：“我不后悔，父子亲情是一回事，我的志向又是一回事，后悔的应该是他老人家，要是他当初没走错一步路，今天何至不见容于痛恨六扇门中人的江湖同道。”

阴沉脸老者两眼一睁道：“李辰是毁在手里？”

李凌风道：“不错。”

阴沉脸老者道：“可知道是什么人下的毒手，总算他为官家效过力，卖过命，我官家为他报仇。”

李凌风道：“那倒不必，他还有我这个儿子在，再说连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伤在什么人手里，……？”

阴沉脸老者道：“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时……”

李凌风道：“你不必问了，这都是李家的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长年在外，前些日子从这儿路过回来看看，我进门的时候他老人家在地上躺着，浑身是伤，去世至少有三天了！”

阴沉脸老者没说话，沉默了一下，突然翻身下马走到那座新坟前，道：“老兄弟，我来迟一步，没能见着你的面，你英灵不远，助我为你报仇不管怎么说，咱们总算共事一场，我没带香烛二没带纸钱，只有在你坟前行个礼略表心意了！”

他施了一礼转身走了回来，面泛悲凄地望着李凌风道：“人死不能复生……”

按理，李凌是该坟前答个礼的，但他却一直坐着没动，这当儿他没等阴沉脸老者说完便道：“谢谢，恕我孝服在身不便待客。”

阴沉脸老者目光一凝道：“你难道不问问，我老远从京里跑到这儿来找你爹，有什么事儿么？”

李凌风道：“他老人家已离开官家多年了，我想不出官家还有什么事儿该找到他老人家头上来？”

阴沉脸老者道：“你还不知道，你爹当初离职的时候还欠官家三件差事，当时你爹亲口答应，只要往后官家有需用他的时候，不论他在那儿，一定会听候差遣还这笔债。”

李凌风道：“他老人家当初离职的时候，还欠官家三件差事，难道说你们血滴子卫队一定要为官家做过多少件事才能

离职？”

阴沉脸老者一点头道：“不错，你说对了血滴子卫队是有这么一条规法，为官家做满一百件事就可以离职，当然，做满一百件事之后不愿离职也可以。”

李凌风道：“我还不知道血滴子卫队有这么一条规法，那么官家当初怎么会准我爹离职的？”

阴沉脸老者道：“当时你爹有病，身子不大好，加以他亲口答应以后愿意偿还这笔债，所以官家特准他提前离职，而且还是我做的保。”

李凌风道：“奈何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阴沉脸老者道：“你刚才说过，他还有你这个儿子在。”

李凌风目光一凝上：“你意思是……”

阴沉脸老者道：“父债子还，你该懂。”

李凌风冷冷看了他一眼，道：“我刚才也告诉过你，我爹为什么早在十年前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阴沉脸老者道：“你是你们父子之间的事，除非你不认他是你生身父，要不然你就得出面替他还这笔债。”

李凌风冷冷一笑道：“不要把我当成三岁孩童，李凌风长年在江湖上走动，什么人，什么事都见过，你血滴子卫队要真有非做满百件事才准离职一说，我不相信你血滴子卫队这么好说话。”

阴沉脸老者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他一抖手，一面四角方方的小竹牌，落在那块大石上，小竹牌上刻着一个篆写的“李”字，四面各刻着一把厚背九环大刀。

李凌风两眼奇光一闪，伸手抓了起来，道：“我是我爹在

没进官家之前所用的信符。”

阴沉脸老者道：“你认得就好，你爹离职的时候留下这面信符，他亲口答应，以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官家派人拿着这面信符徵召他，他马上低头听命，任凭差遣，你能说这是假的？”

李凌风没说话。

阴沉脸老者又探怀摸出一封火封口的信，掷在石头上，道：“你爹的信符你看见了，这是真。你爹做的事，也一并交给你愿不愿替你爹还这笔债，”语声顿住，言尽于此，我回京复命去了。”

他转身上马，当先驰去。

那八名黑衣汉子，也各自策马跟了上去。

那阵闷雷又由近而远，很快地就听不见了。

那李凌风缓缓伸手拿起了那封信，他撕开了封，抽出了信笺，一看之下，他脸色大变，一冷冷一颤，手一松，信封掉在石头上。

□

□

□

九人九骑往前飞驰，一旬黑衣壮汉子道：“大领班，您就这么放心。”

阴沉脸老者阴笑道：“当然放心，李辰的人为我很清楚，李凌风在江湖上的名声我也清楚，就冲着李辰那面信符，猜他准会接下，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小子比李辰机灵，比李辰难斗，他刚才咬牙忍着给李辰施了个礼他居然无动于衷。”

那黑衣汉子道：“大领班，我看李辰这个儿子终必是咱们的祸患。”

九人九骑进了一个小村镇，拐进西街，在一家不起眼的

客栈上停：一个人翻身下马，阴沉脸老者也不管坐骑，下马就往客栈里走。

刚进后院，一个穿袭青衫，长眉细目也挺白净的年轻人迎了上来，满脸堆笑躬个身道：“大领班，您回来了，事情怎么样？”

他往一间屋走去。

白净年轻人忙跟了过去。

两个人进了那间屋，没多大工夫，后窗开了，那个白净年轻人从后窗掠了出来，落地即起，一闪就没了影儿，好俊的轻功。

阴沉脸老者站在后窗前，唇边又浮起了他那阴沉的笑容。

□ □ □

雨不下了，天也晴了。

在北方就这么一点讨厌，下雨的时候到处是泥泞，天晴的时候又遍地是黄尘，一路上车马一过，扬起黄尘能蔽天。就是凭两条腿走路，一段路下来也非变成个黄人不可。如果一大早，或者是天快黑的时候行人少，还好点儿。

暮初垂，一人一骑在这条黄土路上缓驰。

马是匹一身黄的白马，人是个一身黄的黑衣客。

尽管一身的黄尘，掩不住这匹马的神骏，掩不住这个人的俊逸英挺。

初垂的暮色里，一里多外座落着一片村落，一处处的炊烟笔直地往上，黑衣客就是朝着那片村落缓驰。

又走了一段路，离那片村落不到一里了，黑衣客突然收缰探马停了下来。

他目光望着马前，马前不到一丈处，路中间，笔直地插

那一根棒子，手腕处绑着一根黑棒子，顶端刻一圆圆的东西，是个鬼头，嘴啃獠牙，很吓人的，鬼头下面垂着一圈布穗，花布穗儿。

黑衣客目光落在那根黑棒上打量了一阵，然后抬眼望向那片村落，后又策动坐骑绕开那黑棒子往那片村落驰去。

一里远近，转瞬间进了这片村落，村落里家家户户已然上了灯，有的地方门口挂着一串灯，把门口照耀得如同白昼，那是客栈。

村落不大，客栈有两三家，村中间一家门口停满了马匹牲口，两个伙计正在忙着上草料。

黑衣客策动坐骑往那客客栈驰去。

到了这家客栈门口下马，一名伙计腾出手来满脸堆笑地接过了黑衣客的坐骑道：“这位爷，您里边请，后头还有清静上房。”

随即扯着喉咙一声吆喝，道：“里头的，有客人来了。”

黑衣客从鞍边取下一把刀，一个褙子，迈步往里走，一阵风般里头奔出个人来，是个粗壮的黑衣汉子，眼看就要撞到黑衣客身上。

黑衣客一闪身，粗壮汉子一惊也旁闪，他撞着黑衣客，却一屁股坐在门口一个狗食盆子里，瓦盆儿破了，狗食弄得满屁股都是。

里头传出一阵笑：“嘿嘿，老黑跟狗争食，嘿！”

又是一阵笑。

粗壮汉子红着脸站了起来，一瞪眼道：“奶奶的，照子长在在你的娘裤裆里了。”

黑衣客本是要往里走的，闻言转身，两道锐利的目光直

逼过去。

粗壮汉子瞪眼道：“看什么，这里就是你。”

“你”守东出口，黑不吝到了跟前，手一扬，啪地一声脆响，粗壮汉子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一屁股又正邪已然破旧的瓦盆上，一股鲜血顺额角流了下来。

粗壮汉子勃然色变，从裤筒里拔出一撸把子，腾身扑过来劈胸就扎。

有客侧身出掌，撸把子到了他手里，他须势往旁一带，粗壮汉子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五尺外摔个狗啃泥，这下惨了，脸擦破了、手也擦破了、还摔破踵，满脑是血！

他还没站起来，客棧里一拥跑出来七八个袒着胸脯着的袖子的壮汉子，一下围住了黑衣客。

一个下巴上长着一撮毛的冷笑道：“朋友，好功夫，手上有两下子，可惜你照子不够亮，打错了人。”

他兜胸一拳捣向黑衣客。

黑衣客掉转撸把子，撸把子敲在他拳头上，长着一撮毛的拳头硬，奈何硬不过撸把子，哎哟一声，抱着手蹲下去。

这下乱了，另几个抬腿的抬腿，探腰的探腰，家伙全亮出来了，不是撸把子就是铁尺，眼看事儿就要闹大。

蓦地一声沉喝传了过来，道：“住手，这是干什么，你们都疯了！”

随着这声沉喝，快步走过来一个人，穿件灰衫的瘦高中年汉子，他推开那几个人走了进来，抬眼一扫，冷然道：“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矮胖汉子手中铁尺一指道：“二爷，您来得正好，您瞧瞧，老黑跟一撮毛全让这位高人整了。”